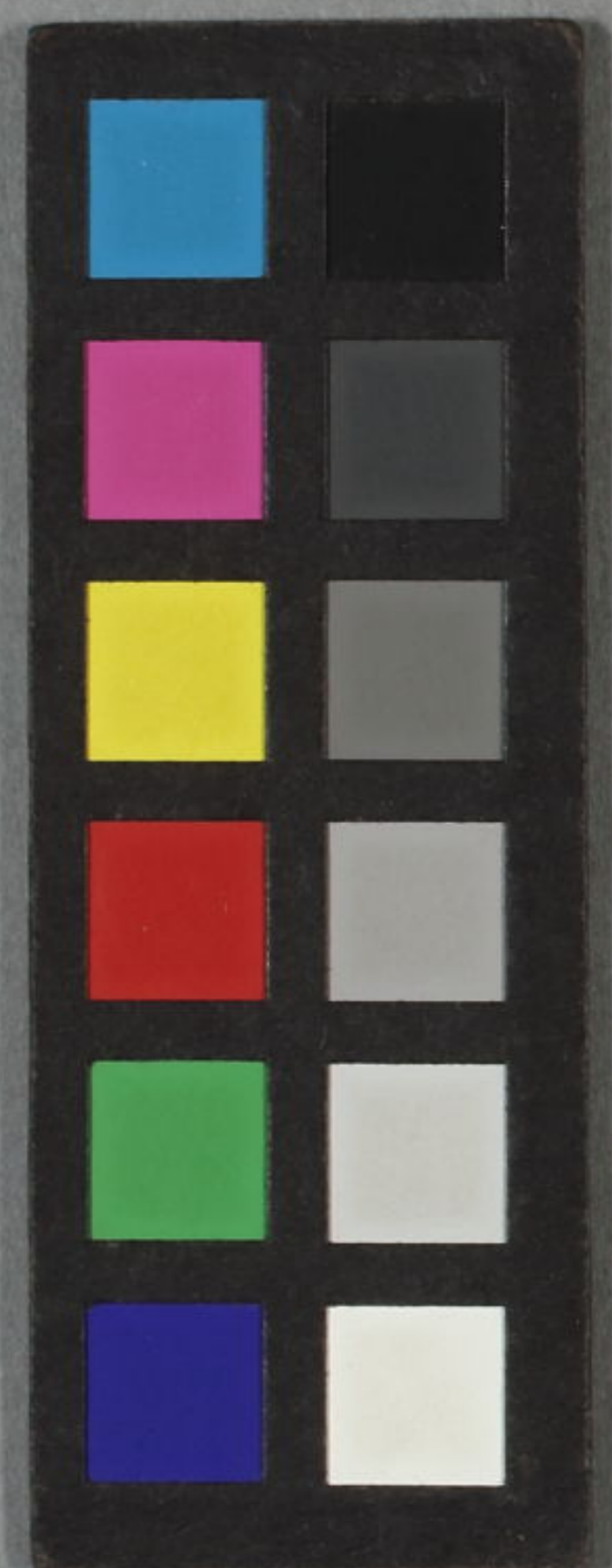


十三經註

DE 12  
479  
57



波  
21  
87

東學

明 12

春秋左傳註卷第四十六

昭十三年

晉 杜 預 註

所錢支  
有拘那

經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費音秘

不書南蒯以費叛不以告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

乾谿谿音苦兮反

比去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以入言陳

蔡猶列國也比歸而靈王死故書弑其君

春秋左傳 卷四十六 昭公 一 稽古樓

靈王無道而弑稱臣比非首謀而反書弑  
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在五月又  
不在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  
赴之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雖為君而未列於諸侯故不稱爵殺不  
稱人罪棄疾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

平邱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

書同齊服故

公不與盟

與音預

魯不堪晉求讒慝宏多公不與盟非國惡  
故不諱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春秋左傳

卷四十六

昭公

二

晉古雙

無傳

蔡侯廬歸于蔡廬力居反

陳侯吳歸于陳

陳蔡皆受封于楚故稱爵諸侯納之曰歸

冬十月葬蔡靈公

蔡復而後以君禮葬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人辭公

吳滅州來

州來楚邑用大師焉曰滅

僖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之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南歸不親南氏將焉入

春秋左傳

卷四十六

昭公

三

晉古婁

春秋

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治音也區息侯反衣於既反食音嗣

共音恭為之聚于偽反焉於度反

叔弓為費人所敗不書諱之區夫魯大夫

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

效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遠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

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鬪韋龜中犖又

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

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

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

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遠于委反質音致洧于軌反犖

尺州反過古禾反

楚子殺遠掩在襄三十年居掩之族奪居

田言遠氏所以怨遷許在九年圍許大夫

春秋左傳

卷四十六

昭公

四

嘗左婁

春秋  
楚滅蔡在十一年洧仕楚其父在國故死  
王使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申會  
在四年韋龜令尹子文立孫中犇邑名成  
然韋龜子郊尹治郊竟大夫蔡公棄疾也  
故猶舊也韋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  
成然事之常壽過申會所戮者息舟楚邑  
城之堅固者

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

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  
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  
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  
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  
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  
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  
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  
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

春秋  
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  
蔡人以國

觀起死在襄二十二年朝吳故蔡大夫聲  
子之子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  
試作亂于皙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子干奔  
晉子皙奔鄭及郊而告告以蔡公不知謀  
蔡公見之而逃不知其故驚起辟之觀從  
使子干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食竝僞與

蔡公盟之懲驗以示衆已觀從也將師而  
從之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蔡人聚將  
執觀從賊謂子干子皙也言蔡公已成軍  
殺已不解罪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爲靈  
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如何  
與之濟所欲言與蔡公則可得安定何適  
而可言不可違上也上謂蔡公盟于鄧潁  
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二子子干子皙依

陳蔡以國謂國陳蔡而依之

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  
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  
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  
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

肱古宏反

羹音郎葉始涉反藩方元反

比子干黑肱子皙棄疾蔡公四族遺氏許  
圍蔡洧蔓成然請為武軍欲築壘壁以示

後人為復讎之名藩籬也

蔡公使須務牟與史裨先入因正僕人殺大  
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  
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  
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  
所後者剽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  
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  
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



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  
 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眾怒不可犯也  
 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  
 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  
 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年亡侯反  
罷音皮陂彼宜反剗魚器反  
訾子斯反擠子細反祗音支  
 須務牟史裨楚大夫蔡公之黨也正僕太  
 子之近官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北有甘

魚陂使觀從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劓  
 截鼻師潰靈王還至訾梁而眾散擠隊也  
 聽國人謂聽國人之所與然丹子革棄王  
 而歸楚

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  
 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  
 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圍以歸夏  
 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

女殉而葬之

沿以全反鄆於晚反芋于付反好音于縊之豉反

夏漢別名順流為沿順漢水南至鄆再奸

王命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宮棘里名闈

門也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丙辰

後傳終言之經書四月誤

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

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

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

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入大驚使蔓成然

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

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眾怒如水火

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至矣二

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

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

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楚師還自

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

呼好故反衣於既反帥所類反

春秋  
子玉觀從駭曰王入相恐以靈王也周徧  
也乙卯十八日司馬謂棄疾也言司馬見  
殺以恐子干二子皆自殺不書弑君位未  
定也不成君無號諡者楚皆謂之敖子旗  
蔓成然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之師吳人  
敗諸豫章獲五帥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  
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  
楚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

泝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

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  
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  
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  
犍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  
命寡君以犍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旣復  
王問犍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

春秋左傳

卷四十六

昭公

十

晉古樓

卷四十六

昭公

王執其手曰子母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

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路音櫟

力直反柩其久反

復遷邑復九年所遷邑致羣賂始舉事時

所貨賂舉職修廢官召觀從唯所欲觀從

教子干殺棄疾今召用之明在君為君之

義佐開卜佐卜人開龜兆雙櫟本鄭邑楚

中取之平王新立故還以賂鄭事畢弗致

知鄭自說服不復須賂故降服如今解冠

也謝違命有事告子王善其有權有事將

復使之

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

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

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

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

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

昭公 十一 晉左傳

卷四十六

昭公

十一

晉左傳

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  
 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  
 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  
 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鬪韋龜  
 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詭呼豆反呼去  
聲無厭平聲適丁歷反齊音齋長丁  
丈反遠去聲皆屬於甲反屬音燭

尚庶幾區區小天下豕大也羣望星辰山川  
 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長入拜從長幼

以次拜跨之過其上也厭紐微見璧紐以  
 為審識韋龜屬成然知其將立故託其子  
 棄禮違命棄立長之禮違當璧之命楚其  
 危終致靈王之亂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  
 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  
 人一也有入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

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  
晉十二年次葦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  
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費而動可謂無謀為羈  
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  
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  
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隱  
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  
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

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  
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  
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矣以神所命  
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  
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  
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  
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  
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

賈音古芋彌爾反去起呂反  
不逆何以冀國數所主反齊音齋不從子用  
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  
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  
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  
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  
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樂郤狐先以為  
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犇賈佗以為股  
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  
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  
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

春秋

稱曰樹

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  
不逆何以冀國賈音古芋彌爾反去起呂反  
反共音恭  
施去聲

同惡相求宣子謂棄疾親恃子干共同好  
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誰與同惡言  
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  
國五難有寵無人謂寵須賢人而固有人  
無主謂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謀策謀

春秋左傳

卷四十六

昭公

十四

齊古婁

也民眾也有民無德難四者既備當以德  
成不聞達者謂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  
達人無主謂無親族在楚無覺而動召子  
干時楚未有大覺爲羈無民終身羈客在  
晉是無民亡無愛徵楚人無愛念之者王  
虐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誰能  
濟之言楚借君子干以弑靈王終無能成  
城方城也時穿封戍既死棄疾并領陳事

私欲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先神謂羣望  
獲神謂當璧拜有民民信之令德無苛慝  
寵貴貴妃子居常棄疾季子干貴亡位不  
尊寵棄父既沒故民無懷非令德國無與  
無內主桓文亦是謂皆庶賤衛姬齊僖公  
妾莒衛爲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  
助國高爲內主國氏高氏齊上卿如流言  
其疾也齊嚴也肅敬也不藏賄清也不從



欲儉也施舍猶言布恩德好學不貳言篤  
志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  
季子五士從出子餘趙衰子犯狐偃魏雙  
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  
本數蓋叔向所賢齊宋秦楚爲外主謂齊  
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享之秦伯納之欒  
卻狐先爲內主謂欒枝卻穀狐突先軫也  
惠懷棄民惠公懷公不恤民也獻無異親

獻公之于九人唯文公在奧主謂棄疾也  
傳言子干所以蒙弑君之名棄疾所以得

國

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鄭  
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  
示威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  
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  
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

春秋左傳

卷四十六

昭公

六

稽古樓

春秋  
平邱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  
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  
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  
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  
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  
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  
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  
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

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  
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  
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  
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  
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  
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  
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  
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

春  
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  
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  
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  
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  
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  
禮於等示威於眾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  
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  
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

春

和古

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  
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  
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  
閒矣不可以不示眾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  
施壬申復施之諸侯畏之虎音斯厭平聲底音旨閒去聲好呼

反報

晉成虎祁在八年諸侯有貳心賤其奢也  
取鄭在十年不可不示威知晉德薄欲以

春秋左傳卷四十六昭公十六晉古婁

威服之會吳于良下邳有良城縣吳子辭  
辭不會四千乘三十萬人鮒叔向弟也攝  
兼官也幄幕軍旅之帳亦如之亦九張也  
傳言子產之適宜大叔之從善淫芻蕘者  
欲使衛患之而致貨屠伯衛大夫宇下屋  
宇之下喻近也請止之受羹示不逆其意  
且非貨瀆數也將及謂將及禍役事也未  
退而禁禁芻蕘者齊人不可有貳心故獻

公王卿士劉子底致也董督也庸功也討  
之有辭故功多也天子大夫稱老元戎戎  
車在前者啓開也行道也遲速唯君欲佐  
晉討齊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託用命以拒  
晉業貢賦之業無禮不序業須禮而有次  
序無威不共禮須威嚴而後共不昭不明  
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不明百事不  
終言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

經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志識也歲聘以修其職業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盟以顯昭明十二月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志業於好聘也講禮於等朝也示威於眾會也昭明於神盟也晉禮主盟謂依先王先公舊

禮主諸侯盟齊犧齊盟之犧牲終竟也閒隙也治兵謂習戰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復旆之謂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

春秋左傳

卷四十六

昭公

二十

晉古婁

春秋  
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惟君寡君聞命矣  
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眾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聞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邱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

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

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  
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  
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公不與盟晉  
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  
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  
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子產歸  
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  
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

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

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共音恭  
齊在亦

反饋方問反節才陵反造七報反好呼報反  
鐸待浴反射食亦反奉芳勇反蒲伏木又作  
匍匐御魚呂  
反湫子小反

魯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  
無故怨懣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宏多魯故  
之以言不共晉貢以魯故也不得事君託  
謙辭以絕魯蠻夷訴謂邾莒僨仆也棄猶

春秋左傳卷四十六昭公三晉古婁

忘也邾莒杞鄆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  
鄆已滅其民猶存故并以恐魯間其二憂  
因南蒯子仲二憂爲閒隙魯懼聽命不敢  
與盟盟以齊服經所以稱同除謂除地爲  
壇盟會處退朝先盟朝晉張謂張幄幕無  
所張地已滿也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叔  
承貢賦之次列位也列尊貢重言公侯地  
廣故所貢者多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

者鄭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  
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靖息也行理使  
人通聘問者藝法制瀆易也晉政多門言  
政不出一家貳不壹偷苟且何國之爲言  
不競爭則爲人所侵陸不成爲國公不與  
盟以信邾莒之訴欲討魯故蒙裏也司鐸  
射魯大夫滿伏竊往飲季孫冰箭筈蓋可  
以取飲秋子服惠伯從至晉已猶決竟知



我言子皮知已之善詩小雅言樂只君子  
為治乃國家之基仲尼以藝貢專為禮嫌  
爭競不順故以禮明之

鮮虞人聞晉帥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  
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  
衝競大獲而歸

晉師悉起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甲車四  
千乘故為悉起不警不修言夷狄無謀中

人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驅衝車與  
狄爭逐大獲而歸為十五年晉伐鮮虞起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  
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天子  
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天子之子吳歸于陳

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  
故諸侯楚滅以為邑荆荆山也傳言平王

春秋左傳

卷四十六

昭公

十四

晉古農

得安民之禮汝南有吳防縣即防國隱大子大子有也廬蔡平侯悼大子偃師也吳陳惠公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國復成禮以葬也此陳蔡事傳皆言禮嫌楚所封不得比諸侯故明之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

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景伯士文伯之子彌牟也

吳滅州來令尹子期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傳言平王所以能有國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

春秋左傳

卷四十六

昭公

三十五

晉古婁

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  
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  
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  
其圖之諺曰臣二主三吾豈無大國穆子告  
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  
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  
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  
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

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  
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  
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  
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  
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  
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  
先歸惠伯待禮

私於穆子謂私與之語瘳差也臣一主二

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國豈  
無大國言非獨晉可事老尊鄉稱死命死  
晉命也請從君會欲得盟會見遣不欲私  
去鮒叔魚昔鮒歸魯蓋襄二十一年坐叔  
虎與欒氏黨并得罪武子季平子祖父除  
館西河西使近河泣泣以信其言待禮待  
見遣之禮

春秋左傳註卷第四十六終

春秋左傳註卷第四十七

昭十四年  
盡十六年

晉 杜 預 註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書至者喜得免

三月曹伯滕卒

無傳四同盟

夏四月

無傳

春秋左傳

卷四十七

昭公

一

晉古樓

秋葬曹武公

無傳

八月莒子去疾卒

去起呂反

未同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以禍亂告不必繫於為卿故雖公子亦書意恢與亂君為黨故書名惡之

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

禮也

以會族為尊晉罪已是謂之禮禮修已而不責人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眾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

左傳

卷四十七

昭公

二

昔古婁

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  
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  
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  
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  
侯使鮑文子致之

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間差也請朝眾  
而盟欲因合眾以作亂君謂季氏畏子及  
今若弗圖將不能復畏子欲請送子送使

出奔請期五日南蒯請期冀有變公曰叛  
夫戲之張彊也子韓皙齊大夫罪大言越  
職歸費歸之於魯也使文子致之蓋南蒯  
雖叛費人不從未專屬齊二子逐蒯而復  
其舊故經不書歸費齊使文子致邑欲以  
假好非事實也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邱且撫其  
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

春秋左傳

卷四十七

昭公

三

稽古樓

春和  
有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  
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  
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  
也

長丁丈反詰起吉反  
罷音皮好呼報反

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  
國宗邱楚地分與也振救也介特單身民  
也收聚不使流散宥孤寡寬其賦稅詰  
問也淹滯有才德而未敘者新羈旅也

功也合親親九族物事也東國之兵兵在  
國都之東者如之亦如然丹好於邊疆

結好四鄰

秋八月莒著邱公卒郊公不戚國人弗順次  
立著邱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  
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  
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  
而納庚與許之

著直居反  
與音餘

春秋左傳

卷四十七

昭公

四

稽古樓

郊公著邱公子庚與莒共公蒲餘侯莒大夫茲夫也意恢莒羣公子鐸亦羣公子謀殺意恢許之為下冬殺意恢傳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比毗志反

厭平聲 鄖音云

子旗有德有佐立之德養氏子旗之黨養

由基之後辛子旗之子鄖公辛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囂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莒賂齊以田

晉邾侯與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邾侯邾侯怒殺

春秋左傳卷四十七 昭公 五 晉古婁



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邾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刑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邱

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邾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亮頗音何反

邾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土景伯晉理官叔魚攝代景伯蔽斷也施行罪也掠取也昏亂也墨不潔之稱忌畏

春秋左傳

卷四十七

昭公

六

晉古婁

也夏書逸書昏墨賊殺三者皆死刑古之遺直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不隱於親謂國之大問已所答當也至於他事則宜有隱未薄也減輕也以正言之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數其賄謂言瀆貨無厭稱其詐謂言鮒也能三惡暴虐頗也三惡除則三利加益榮謂榮名益已猶義也夫言三罪唯答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

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無傳未同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人叔弓卒去樂卒事

畧書有事為叔弓卒起也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之

夏蔡朝吳出奔鄭

春秋左傳

卷四十七

昭公

七

省古樓

胡吳不遠讒人所以見逐而書名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無傳

秋晉荀吳帥帥伐鮮虞

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禘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泄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泄事籥

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戒齊戒禘妖氛也蓋見於宗廟故以為非祭祥也氛惡氣也泄臨也去樂卒事大臣卒故為之去樂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

春秋左傳

卷四十七

昭公

八

晉書

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費扶味反

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故無極恐其有寵疾害之吾助子請謂請求上位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豈不欲吳言非不欲善吳

為人之異言其多權謀翦其翼以鳥喻也

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速強而背楚

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

周景王子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太子壽之母也傳為晉荀躒如周葬穆后起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

春秋左傳

卷四十七

昭公

九

晉古

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

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買怠不如完舊買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賈音古載本又

作焉悅全反鞮丁兮反

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愆過也適歸也若所好何言無以復加所好完猶保守卒終也爽差也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苟吳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戴鞮鼓君名

冬公如晉平邱之會故也

平邱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

春秋左傳

卷四十七

昭公

十一

晉占婁

文所以大蒐也闕鞞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  
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  
鍼鉞拒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  
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  
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  
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  
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  
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

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  
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  
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  
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  
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  
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  
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  
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

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

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

參所金反鍼音戚福祚之不登

叔父絕句歷以斬反數色王反

六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晉獨無有

感魯壺而言也鎮撫王室謂貢獻之物揖

相談文伯無辭揖籍談使對明器謂明德

之分器薦獻也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若

管壺之屬拜戎不暇言王寵靈不見及故

為我所加陵叔籍談字密須姑姓國也

在安定陰密縣文王伐之得其鼓路以蒐

虜鞏之甲闕鞏國所出鎧參虛實沈之次

晉之分野襄之二路周襄王所賜晉文公

大路戎路鉞斧也鉞金鉞拒黑黍鬯香酒

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事在僖二十八

年有勳不廢加重賞也有績而載書功於

策也土田謂有南陽彝器弓鉞之屬車服



襄之二路文章謂旌旗也福祚之不登叔父言福祚不在叔父當在誰邪孫伯厲晉正卿籍談九世祖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為大史籍厲與之共董督晉典因為董氏董狐其後忘其祖謂忘祖業有三年之喪二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謂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

不遂宴樂以早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也失二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考成也為二十二年王室亂傳

經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左傳

卷四十七

昭公

十四

晉古婁

春秋

未同盟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三月而葬速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  
葬之也

猶以取鄭故也公為晉人所執止故諱不

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  
費也使然丹誘我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  
而復立其子焉禮也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  
陵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  
蒲陵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  
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方會之  
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

左傳

卷四十七

昭公

十五

晉古樓

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質信也誘戎蠻詐之非也立其子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蒲隧徐地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陂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害謂爲小國害莫之亢無亢禦也詩小雅戾定也肄勞也言周舊爲天下宗今乃衰

滅亂無息定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有念民勞者也傳言晉之衰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閒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閒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凌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

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  
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  
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僞之恥也孔  
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  
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  
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  
祭有職受賑歸賑其祭在廟己有著位在位  
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僞焉得恥之辟邪

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  
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  
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  
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  
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  
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之  
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  
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

左傳

卷四十七

昭公

十七

晉古婁

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  
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  
事大守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  
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  
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  
屢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之  
以是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  
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

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  
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  
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  
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  
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  
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  
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毋或句奪  
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

春秋

左傳

卷四十七

昭公

十八

晉古樓

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  
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  
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  
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  
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  
徼罪罪敢辭之幾居豈反頗普多反使去聲  
賑市軫反辟匹亦反屬音屬  
成賈音嫁餘俱音古比毗志反  
艾魚廢反菴徒弔反強其丈反  
孔張子孔之孫執政掌位列者禦止也縣

樂肆富子鄭大夫諫子產也幾為之笑而  
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必陵侮我鄙賤也衷  
當也頗類緣事類以成偏頗放縱也紛亂  
也不敬謂國無禮敬之心不聽謂下不從  
上命見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  
執政之嗣謂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祀於家  
卿得自立廟於家有祿於國受祿邑有賦  
於軍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謂有所主

受賑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賑謂大夫祭  
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其祭在廟謂助  
君祭先王無刑罰言爲過謬者自應用刑  
罰規正也環玉環同工共朴自共爲雙謁  
請也無幾求言所求少偷薄也滋益也吾  
爲鄙邑言不復成國銳細小也復重求也  
與商人皆出於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  
遷并與商人俱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

我無強買無強市其物藝法也弗爲不欲  
爲鄙邑之事布陳也傳言子產知禮宣子  
能改過

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  
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齋賦野有蔓草  
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  
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  
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

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  
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擇兮宣子  
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  
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  
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焉而賦我將子產  
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  
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  
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蕭才何反

浴反  
女乙反

餞送行飲酒請賦以知志詩言志也子蕭  
子皮之子嬰齊也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  
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吾有望言君子相願  
己所望也鄭之羔裘言鄭別於唐羔裘也  
取其彼己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彥兮以美  
韓子起不堪言不堪國之司直褰裳詩曰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春秋左傳

卷四十七

昭公

三

晉古婁



言宣子思已將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敢勤子至他人言已今崇好在此不復令子適他人大叔拜謝宣子之有鄭言是是褰裳是事能終謂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大叔拜以答之所以晉鄭終善子游駟帶之子駟偃也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有女同車取其洵美且都愛樂宣子之

志子柳印段之子印癸也禕兮詩取其倡子和女言宣子倡已將和從之鄭其庶言庶幾於興盛六詩皆鄭風故曰不出鄭志昵親也賦不出其國以示親好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畏懼天威藉手以拜以玉馬藉手拜謝子產

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

春秋左傳

卷四十七

昭公

三

晉古史

春秋

卷四十七

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

國惡平聲

公至自晉晉人聽公得歸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也隨公從晉還爾幼惡識國時昭伯尚幼平子不信其言

秋八月晉昭公卒

為下平子如晉葬起

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欵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執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屠音徒柎音徒

音附執音禁

屠擊祝欵豎柎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執

養護令繁殖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春秋左傳

卷四十七

昭公

三

晉古婁

自往見之乃信回言有子言有賢子也

和百本

春秋左傳註卷第四

七終

春秋左傳註卷第四十八

昭十七年  
盡十九年

晉

杜

預

註

經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邾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

春秋左傳

卷四十八

昭公

一

晉古書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而不書敗也長岸楚地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采叔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

見君子樂且有儀以答采叔不有以國其能久反言以嘉其能答賦言其賢故能久

有國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

春秋左傳

卷四十八

昭公

二

皆古婁

卷和  
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  
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  
不集于房瞽奏鼓齊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  
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  
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請所用幣禮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於社  
故請之天子不舉謂不舉盛饌伐鼓於社  
責羣陰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伐鼓於

朝退自責禦禁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  
也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隱陰氣也四  
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  
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爲六月非正月  
故大史答言在此月也過分未至謂過春  
分而未夏至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  
犯是宿故三辰皆爲災降物素服也辟移  
時辟正寢過日食時奏鼓伐鼓也祝用幣

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以自責夏書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馨樂師車馬曰馳步曰走為救日食備也當夏四月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平子弗從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

秋邾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邾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

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

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  
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  
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  
於鄒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  
官學在四夷猶信鳴七徐反

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也問何  
故以鳥名官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  
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

以雲爲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神  
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  
百官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  
大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大皞伏犧氏  
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鳳鳥氏  
名歷正以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  
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伯勞也  
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鶡鳩也以立春鳴





十八失官官不修其職也傳云聖人無常

師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莫宏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

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雒雒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乃警戎備警戒以備戎也欲因晉以合勢棘津河津名甘鹿周地周大獲先警戎備故獲獻俘文宮欲以應夢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

春火

江傳

卷四十八

昭公

七

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  
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  
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  
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  
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  
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  
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  
星孛天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為帝

春秋

稽古

邱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  
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  
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  
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罍玉瓚鄭必不火  
子產弗與慧似鏡反見音現下同  
虛起居反瓘古亂反

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  
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魯大夫天事恆象  
謂天道恆以象類告示人火出必布以今

春秋左傳卷四十八昭公八 晉古婁

火向伏故知當須火出乃布散爲災徵始  
有形象而微也火出而見謂彗星見以前  
年火出時出而章必入而伏謂彗星隨火  
行也其居火久謂歷二年不然言必然也  
火出謂昏見夏數得天謂得天正大辰大  
火也宋之分野太皞居陳水火所自出祝  
融高辛氏之火正居於鄭也房舍也天漢  
水也衛今濮陽縣昔帝顓頊居之其城內

有顓頊冢故爲帝邱其星爲大水衛星營  
室營室水也牡雉也水火所以合謂丙午  
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  
水不勝火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尚未知  
今孛星當復隨火星俱伏不故言若其見  
之月火見周之五月瑾珪也畢玉爵也瓚  
勺也欲以禳火子產弗與以爲天災流行  
非禳所息故也爲明年宋衛陳鄭災傳

春秋  
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  
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  
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  
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  
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  
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  
光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  
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長鬣

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  
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  
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魴音房塹  
七豔反

陽句穆王會孫令尹子瑕子魚公子魴也  
順江而下易用勝敵克之吉謂得吉兆餘  
皇舟名環周也隧出入道也光諸樊子闔  
廬請藉取之謂藉眾之力以取舟長鬣多  
髭鬚與吳人異形狀詐爲楚人夜從之師

春秋左傳卷四十八 昭公 十 稽古樓

吳師也迭更也取餘皇以歸傳言吳光有謀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曹伯須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來告故書天火曰災

六月邾人入郟

郟國今琅邪開陽縣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自葉遷也畏鄭而樂遷故以自遷為文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

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

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過平聲

毛伯過周大夫得過之族代居其位昆吾

春秋左傳

卷四十八

昭公

十一

稽古樓

夏伯也稔熟也侈惡積熟以乙卯日與桀  
同誅不亡何待爲二十六年毛伯奔楚傳

三月曹平公卒

爲不會葬見原伯起本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  
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  
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廷氏之庫以望  
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

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  
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  
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  
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  
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  
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  
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  
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

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禘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

于四鄙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聲音石  
燬許靳反

火心星融風火之始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七日火作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

春秋左傳

卷四十八

昭公

十三

稽古樓

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審前年之  
言皆來告火言經所以書不用吾言鄭又  
將火以前年裨竈欲用瓘筆禳火子產不  
聽今復請用之鄭人請用信竈言也豈不  
或信謂多言者或時有中不與亦不復火  
傳言天道難明雖裨竈猶不足以盡知之  
里析鄭大夫祥變異之氣弗良及言將先  
災死吾不足以定遷子產知天災不可逃

非遷所免故託以知不足使遷其柩以  
常與己言故辭晉於東門晉人新喪未  
故辭不使前也新客新來聘者禁舊者  
其知國情不欲令去子寬子上二子鄭大  
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  
不得使火及之登開卜大夫祔廟主石函  
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  
易救護倣備火也商成公鄭大夫司宮共



伯寺人之官舊宮人先公宮女列居火道  
備非常也炊爨也伍列登城爲部伍登城  
備姦也野司完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乃  
聞災故戒保所徵役之人除於國北爲祭  
處於國北者就太陰禳火立冥水神曰  
禳禳城也城上陰氣所聚故禳祭之  
以風火之餘災征賦稅也國不市亦  
不官市陳不救火許不弔災皆不義

亡

六月邠人藉稻邾人襲邠邠人將閉門邾人  
羊羅攝其首焉遂人之盡俘以歸邠子曰余  
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邠夫人而舍其  
女

邠妘姓國也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攝  
其首斬得閉門者頭莊公舍其女爲明年

宋伐邾起

春秋左傳 卷四十八 昭公 十五 齊占婁

春秋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後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雖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不說音悅

原伯魯周大夫及其大人謂國亂俗壞者適多漸以及大人夫人在位者患失而

惑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不學則

以為無害遂不學則皆懷苟且隨生長也

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曰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禱於四方無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大祓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朝一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及而命還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

春秋左傳

卷四十八

昭公

十六

稽古

春秋  
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生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攔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

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閒謀之以啟貪人薦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戒芳佛反鄉去

聲攔退板反閒去聲

為治也振棄也將為蒐除以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庭蒐場也過期二日處小不得一時畢毀於而鄉而女也謂毀女

春秋左傳

卷四十八

昭公

七

晉古叢

所鄉朝謂朝君怒之怒不毀也使從者止  
 之言子產仁不忍毀人廟大叔疑晉討以  
 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若叛晉擱然勁  
 忿貌薦重也說解也望走在晉言鄭雖與  
 他國為竟每瞻望晉歸赴之傳言子產有  
 備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  
 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

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  
 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  
 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  
 小許不可俘讐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  
 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喪易並去聲說音悅寰白羽

析音昔

許不禮於鄭以十五年平王復遷邑許自  
 夷還居葉恃楚而不事鄭不專於楚謂自

春秋左傳卷四十八 昭公 十八 晉古婁

春秋

卷四十八

以舊國不專心事楚許曰舊國許先鄭封  
鄭曰俘邑以隱十一年鄭滅許而復容之  
故曰我俘邑蔽為方城外之蔽障易輕也  
國不可小謂鄭也析實白羽於傳時白羽  
改為析

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為偶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加弑者責止不舍藥物

己卯地震

無傳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無傳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

瑕城邾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

春秋左傳卷四十八昭公五

稽古樓

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陰縣今屬南鄉縣遷陰城邲皆以欲自完

守

楚子之在蔡也鄭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鄭古閬反

楚子在蔡蓋爲大夫時往聘蔡鄭陽蔡邑

伍奢伍舉之子伍員之父室妻也楚夫人

王自取之故稱夫人

鄆夫人宋向戌之女故向寧請師二月宋

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鄆俘

向寧請師寧向戌子也請於宋公伐邾蟲

邾邑不書圍取不以告

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天子止之藥卒大

春秋左傳卷四十八昭公二十 稽古樓

春秋  
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  
舍藥物可也

飲止之藥止獨進藥不由醫舍藥物謂藥  
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譏止不舍藥  
物所以加弑君之名

邾人邾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終宋公伐邾事

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平曰晉

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  
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  
是得天卜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  
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伯音霸

濮南夷也城父今襄城城父縣聘于秦拜  
夫人為明年諧太子張本故以為夫人遣  
謝秦

秋齊高發師師伐莒莒子奔紀障使孫書伐

春秋左傳卷四十八 昭公 三 晉古樓

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居  
託於紀障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  
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  
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  
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彰音章莒力之反紂  
芳住反度待洛反去起呂反縋直僞反  
齊伐莒莒不事齊故紀鄆莒邑也東海贛  
榆縣東北有紀城孫書陳無字之子子占

也寡婦為嫠紡焉以度而去之謂因紡織  
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報  
讐師至投諸外投繩城外隨之而出縋繩  
登城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  
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  
順弗許亦不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  
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



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下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隳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邱之會君尋舊明

曰無或失職若寡君子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容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聲使  
去聲

從輿竦音義同  
瘥才何反過平

子游駟偃也弱幼少子瑕子游叔父駟乞憎其爲人謂子瑕不順言舍子立叔不順禮也弗許亦弗止以許之爲違禮止之爲違眾故中立聳懼也不天謂不獲天福

春秋左傳

卷四十八

昭公

三

晉古婁

札瘥天昏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  
未名曰昏私族謀立長親謂於私族之謀  
宜立親之長者吾何知言天自欲亂駟氏  
非國所知平邱之會在十三年報其使謂  
遣人報晉使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  
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  
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

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  
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  
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  
食非撫之也戌音恤挑徒  
了反罷音皮

楚城州來以十三年吳縣州來今就城而  
取之戌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吳滅州  
來在十三年轉遷徙也傳言平王所以不  
能霸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  
國人請為崇  
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  
覲也龍鬪我獨  
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  
言無求於龍龍亦  
無求於我乃止也

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滎陽密縣東南至  
潁川長平入潁覲見也彼其室言淵龍之  
室乃止不祭傳言子產之知

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

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

乃歸蹶由

蹶九  
衛反

蹶由吳王弟五年靈王執以歸室於怒市  
於色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忿於  
室家而作色於市人乃歸蹶由言楚子能  
用善言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與君爭而出皆書名惡之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是歲朔且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

日南至時史失開閏因在二月後故經因

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南至日以

正歷也氛氣也時祭不行登臺之禮使

梓慎望氛宋有亂蔡有大喪為宋華向出

奔蔡侯卒傳戴桓謂戴族華氏桓族向氏

汰侈亂所在傳言妖由人興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

春秋左傳卷四十九昭公二奢古婁

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改遣之旣而悔之亦

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

君利  
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懼也父不可棄名  
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  
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員  
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子公子光曰是宗為  
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  
余姑為之求士商部以待之乃見鱒設諸焉  
而耕於鄙員音云知音奢在音王盱古且反  
一過納建妻執伍奢忿奢切言使殺太子

而遣之知太子寃故遣令去佞才也奉初  
以還謂奉初命以周旋奸犯也曰歸從政  
善其言舍使還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  
邑大夫員尚弟子胥吾知不逮自以知不  
及員度功而行仁者貴成功擇任而往員  
任報讎知死不辟尚為勇父不可棄俱去  
為棄父名不可廢俱死為廢名愈差也楚  
不盱食謂將有吳憂不得早食州于吳子

僚光吳公子闔廬也反復也彼有他志謂  
 光欲殺僚不利員用事故破其議而員亦  
 知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以計未得用故進  
 勇士以求入於光退居邊鄙鮑諸勇士耕  
 於鄙為二十七年吳弑僚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  
 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  
 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

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  
 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  
 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  
 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  
 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惡烏路反御魚呂反援于眷反質音致

亡愈於死恐元公殺已欲先作亂公子寅  
 等八子皆公黨公請弗許遂劫公欒景公

春秋左傳 卷四十九 昭公 五 晉古樓



也辰及地皆元公弟與華氏盟以為質為  
此冬華向出奔傳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郵有役則反  
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圍欲去之  
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  
齊豹北宮喜褚師圍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  
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  
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

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  
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  
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  
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  
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  
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肅寘戈於車薪以  
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  
魯驂乘及閔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

春秋  
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  
驅自閤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  
乘貳車及公宮鴻駟馳乘于公公載寶以  
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  
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  
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  
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  
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

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  
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  
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  
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  
昭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  
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  
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擗主人辭曰亡人  
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

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柔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逆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人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

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禮音絹中呂

春秋左傳

卷四十九

昭公

八

稽古樓

反見賢遍反遠于萬反鼃烏媯反華戶化反  
閔音宏斷丁管反中丁仲反此毗志反駟音  
畱黽徒回反射食亦反竇音豆祧他彫反擻  
側九反扞戶旦反獠九召反徧音遍苑於元  
反

公子孟靈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為衛司寇  
狎輕也鄆豹邑有役則反之繫足不良故  
有役則以官邑還豹使行喜貞子宜姜靈  
公嫡母見宗魯薦達也驂乘為公子孟驂乘  
假吾名故不吾遠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

孟親近我僭子使子言不信也周猶終音  
也平壽衛下邑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  
子氏齊豹之家當門要其前也使一乘從  
公孟亦如前車寘戈於薪尋其後闕曲門  
中貳車公副車鴻駟復就公乘一車四  
人子申遇公遂從公出肉袒示不敢與齊  
氏爭執蓋蔽公而去闕空也以蓋當侍從  
空闕之處寅閉郭門不欲令追者出踰而

春秋左傳 卷四十九 昭公 九 晉古婁

從公踰郭出死烏衛地朱鉏成子黑背孫  
青墳公之孫將事行聘事阿比也命已使  
比衛臣下貳違命也有宗祧在言受聘當  
在宗廟也乃止不行聘事固請見之欲與  
青相見遂以良馬爲相見之禮未致使故  
不敢以客禮見衛侯以爲乘馬嘉其敬已  
故貴其物擗行夜有相親有終夕奠於燎  
謂設火燎以備守北宮于北宮喜也公與

喜盟于彭水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先與  
喜盟子朝等出奔晉皆齊氏黨殺姜爲  
與公子朝通謀故賜喜諡曰貞子以滅齊  
氏故賜鉏諡曰成子以宵從公故且以齊  
氏之墓予之皆未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  
而言之子石公孫青言其有禮曰二三子  
之教喜青敬衛侯何忌齊大夫言青若有  
罪亦當并受其罰尚書康誥于先王言受

賜則犯康誥之義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  
名牢齊豹之盜孟縶之賊言齊豹所  
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食姦知公孟  
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也受亂許豹行事  
是受亂也疾病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見  
病身於邪知難不告是以邪待人以周事  
豹是蓋不義以二心事縶是非禮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

宜向鄭楚建鄆申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  
鬼閭敗于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  
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  
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  
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  
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  
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  
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

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  
 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  
 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輕以歸曰  
 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  
 公子既入華輕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  
 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郭五分反致費盟古  
扶味反長丁丈反詢  
許候反輕苦耕反  
 城平公子舍樂喜孫宜鄭皆向成二 楚建

楚平王之亡大子邠甲小邾穆公  
 子城  
 等八子宋大夫皆公黨辟難出其益  
 八子  
 之徒眾也潁州長平縣西北有閭亭  
 子城  
 為華氏所敗別走至晉為明年子城  
 以晉  
 師至起本費遂大司馬華氏族求去憂而  
 滋長謂恐殺大子憂益長詢恥也登費遂  
 之子黨華向者歸之有庸可以為功善使  
 輕以歸以三公子歸公也輕華亥庶兄質

信也送公子歸可以自明不叛之信輕自  
門行謂從公門去而女也所所居官

齊侯疥遂疢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  
在梁邱據與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於  
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  
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  
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  
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

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  
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  
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  
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  
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  
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  
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  
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



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  
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擊  
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  
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忘不思謗譴不  
鬼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  
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  
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  
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

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  
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  
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所望守  
人人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  
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  
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  
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  
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

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

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

可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疥音戒痞失音

何反從子用反掠音亮撞直江反數所主反

崔音九鯀音交強其丈反祝有善祝之又反

疢瘧疾問者多在多在齊也據款二子齊

嬖大夫盍誅祝史以辭賓言欲殺器固以

辭謝來問疾之賓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

十七年家事無猜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

無求於鬼神康王卽楚王五君文襄靈成

景外內不廢無廢事也薦信無愧心言君

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祝史與與受

國福從欲厭私謂使私情厭足掠奪取也

還猶顧也薦信言罪謂以實白神是爲言

君之罪蓋掩也虛以求媚謂作虛辭以

媚於神不可爲言非誅祝史所能治衡鹿

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

春秋左傳卷四十九昭公十五晉古書

之利不與民共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  
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為近疆所征稅枉暴  
奪其私物承嗣大夫世位者警其制也言  
在政無法制違去也肆放也言令於野言  
詐為教令於邊鄙養長也所求不給一應  
之以罪聊攝齊西界也言其罪一城  
有攝城姑尤齊東界也言其尤一城  
陽郡東南入海萬萬曰億言億口言一貢

謂除逋責也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口不進使  
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掩以招大夫曰  
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  
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守道之

避于鬼反

齊侯田于沛言疾愈行獵沛澤名虞人掌

山澤之官守道不如守官謂君招當往道

春秋左傳卷四十九昭公十六 晉古樓

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躋是也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  
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  
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  
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  
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  
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  
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

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  
故詩曰亦有和羹旣戒旣平醜嘏無言時靡  
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  
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  
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  
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  
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  
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

春秋

左傳

卷四十九

昭公

十七

稽古樓

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  
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  
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  
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  
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  
君所願也燁章善反齊之之齊去  
子猶梁邱據燁燁也燁章善反齊之之齊去

亦然亦如羹也否不可也獻否成可謂獻  
君之否以成君可也詩頌成王宗言由宗  
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  
和羹備五味異於大羹醲總也故大也言  
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濟成也  
味一氣謂亦須氣以動也二體以無者  
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謂雜用四方之物  
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大蕤

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爲律陰聲爲呂此十二月氣七音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相成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爲和樂周密也詩豳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季

蒯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爽鳩之樂非君所願以齊侯甘於所樂志於不死晏子稱古以節其情願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  
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  
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  
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

左傳 卷四十九 昭公 二十九 稽古樓

春禾  
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  
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苻  
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  
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  
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  
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  
也毋從詭隨以謹無<sub>也</sub>慮虐慘不畏明  
糾之以猛也柔遠能<sub>也</sub>定我王平之以和

也又曰不競<sub>也</sub>練不<sub>也</sub>柔布政優優百祿  
是道和之至也<sub>也</sub>仲尼聞之出涕曰  
古之遺愛也<sub>也</sub>荷音雅許乙  
反從子用反狎輕也寬難難以治也萑苻澤名取人謂  
於澤中劫人糾猶<sub>也</sub>雅汙其也康  
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sub>也</sub>於苛政故詩  
入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毋從詭隨謂詭人  
隨人無正心不可從謹救愼也式用也遏

止也慘會也言為寇虐會不畏明法者亦  
當用猛政糾治之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  
附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不競練剛柔  
詩殷頌言湯政得中和競強也練急也優  
優和也邇聚也古之遺愛言子產見愛有  
古人之遺風

春秋左傳註卷第四十九終



